

「孤鷹」的戰鬥

· 沈運曾譯 ·

——不論二戰早期查爾斯·林白如何反戰反美，接受納粹勳獎、公開與羅斯福總統決裂，但這位志意堅強、極具爭議的航空先驅，對盟軍之獲勝，亦曾有重要貢獻——

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一，早上〇九二八時一架「道格拉斯（Douglas）」R4D型機，從美國聖地牙哥港北島海軍航空站（Naval Air station North

Island San Diego）起飛，向溪邊天際緩緩爬升，這架海軍之主要空運機——亦即陸軍C-47——此行是向兩千六百英里以外的夏威夷歐胡島（Oahu）飛去，該機正駕駛為泛美航空（PAA）首批飛船的飛行老手及最



意志堅強、性格複雜，極具爭議性，謎一樣的人物——查爾斯·林白。

有經驗越洋飛行家之一的諾伯機長（Capt. Charles A. Lorber）擔任；不僅於此，乘客中還有一位更著名更有經驗的高手在焉，那就是名震全球橫越大西洋第一位飛行家，人稱美國「孤鷹（Lone Eagle）」的查爾斯·林白（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見本刊第三八七、六九三及六九四期本欄《孤鷹盛名累，孤立晚節難》等篇），他對北島毫不陌生，而且此依離場，

僅差四十五天，便正是其重離北島的十七週年紀念了，因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日，這位瘦高個兒的飛行員，便是從北島起飛作其個人追求，而不到兩星期之後，在萊波格（Le Bourget）機場勝利結束，贏得成千上萬的巴黎市民，瘋狂地把他和其「聖路易精神號（Spirit of St Louis）」給團團包圍。如今，他又從北島出發登上另一前程未卜的飛行：去到太平洋的遠處，以美國航空工業之技術代表身分，與戰鬥飛行員們一起飛行。

此行任務雖屬民間顧問性質，但仍十分危險，基本上，每一趟任務都可能要命。在不同情況下，林白應可以——正如其好友杜立德（Jimmy Doolittle——見本刊第三八六、四八七、六九五及六九六期本欄《第一次盲目飛行》等篇）——正式服役為高級軍官，領導官兵與軸心國作戰。

而且他在越洋飛行成功之前，便曾接受過陸航飛行員訓練，其後，尚擁有陸航後備役上校軍官之任命。但偏偏林白卻被禁止穿著軍裝正式服役，原因很簡單：「因其對國家忠誠發生了問題！」，這是曾經被身分不亞於總統本人的人士所公開質疑的問題；羅斯福總統與林白早已結怨在前，早在一九三四年，當時亂出餽主意的

改革派，曾說服總統和郵政總長法爾萊（James Farley），把胡佛總統（Hoover）任期中，與各航空公司所簽訂之航空郵運合約取消，改由陸軍航空來承運。

這一取消不打緊，首先便直接威脅到美國民航系統之穩定和安全，接著一連串難堪的失事意外，釀成一場悲劇性的災難，雖然飛機裝備不良、訓練不夠，但陸航飛行人員仍奉命接下來航空郵運的重擔，結果，慘遭十六起次失事意外和十二人喪生，因使林白曾做強力批評，和譴責取消合約之不當，引起全國響應，各地方知名人士紛紛參加——包括當時美國「英雄中的英雄」埃第·雷肯貝克（Ed- die Rickenbacker——見本刊五一、七四九及七五〇期本欄《百戰英雄雷肯貝克》等篇）——由於林白身為美國第一位超級大明星，尤其出面抗爭影響殊巨，故當局不得不放棄其頗欠思慮之餽主意；然停止由軍方郵運後，仍對林白長期仇視。

但事情更有很多意想不到巧合之處，如像他的父親當美國眾議員時，便曾力反美國參加第一次大戰。傳到林白，又成為一名極其頑固的「孤立主義者（Isolationist）」，但非反躬自省之「和平主義者（Pacifist）」，

三〇年代他曾到多國旅行，包括納粹德國。他在德曾考察航空生產工廠，飛行其各型航空器（包括一架早期之「梅塞施密特機Messerschmitt」BF-109戰機，並拜會納粹航空官員、科學家、工程師及設計者等人士，在一次旅行中，德國戈林元帥（Hermann Goring）偶然在美國大使館晚宴上碰見林白，由於林白對世界航空之貢獻，特頒贈林白一座「德鷹服務十字勳章（Service Cross of the German Eagle）」，此等勳獎雖不代表什麼特別的意涵（因林白曾接受過多次外國之贈勳），但這一次，卻成為對他支持納粹又苦無證據的指控，提供了嚴厲批評之火力。

事實上，這時納粹已經警覺到，他曾將在德考察目睹現況與工作撰寫詳細報告，向美國「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」呈報；更親自在大會上敦促加快航空研發之步伐，同時他在陸航一個調查委員會上的工作表現，亦深得陸航總司令阿諾德少將（Maj. Gen. Henry “Hap” Arnold）讚許，評為對美國重整空中軍備之價值是「無法估計之重大（Inestimable）」。

作為一名有準備的「孤立主義者」，林白遂公開地與羅斯福總統槓上，他反對美國援助外國空軍，但羅斯

福是從大處著眼，認為林白的立場，一貫便是反美而親納粹的。他既接受納粹勳章，又公開為納粹做誇張和激烈的代言，這一切都說明他已經是納粹同路人，到一九四一年四月尾，羅斯福當眾將這名飛行員，比做美國南北戰爭時期，聯邦中親南方同盟分子——「銅斑毒蛇（Copperhead）」！這樣一來，使林白傷痛地辭去在陸航的工作，並撰寫《榮耀危急之機（A point of honor is at stake）》一文。

終於，日軍偷襲珍珠港了，粉碎了「孤立主義者」的美夢，亦毀滅了此一運動。林白在日記中只有失望地寫道：「在這種情勢下，除了戰鬥已無路可走」！他還加一句，「假如他是在國會中的話，肯定已投宣戰一票了」。阿諾德戰後曾回憶說，自林白和「美國優先運動（America First Movement）」攪和在一起之後，便與羅斯福總統一向對他的好意永遠疏離了。

林白遂轉而投向工業界，他願擔任給他的任何職位，但堅持必須是對打贏這場戰爭有直接貢獻的。按其要求，遂將林白送到「福特汽車公司（Ford Motor Co.）」。當時該公司位於底特律（Detroit）市郊的巨大威羅旺（Willow Run）生產線工廠正在

彩

頁

彩

頁

（文接第17頁）

興建，他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上午○九三〇時到達工廠（從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一路開車不停歇的趕到），當天下午，他便隨一架B-24C轟炸機出勤試飛，事後他指出「我對這轟炸機性能現況的印象不是非常的好」。在接下來的兩年中，林白爲了改善B-24而埋首工作，精益求精務使其成爲一架理想的長程轟炸機而



林白立於475大隊一架「閃電式」戰機頂與一位機工長講話。

努力。另一方面又爲「共和公司（Republic）」冒著高高度飛行的危險，分析其「雷電式（Thunderbolt）」P-47引擎之性能，同時爲「梅約基金會（Mayo Foundation）」施行生理學之研究，還擔任「聯合航空器公司（United Aircraft Corp.）」技術顧問，飛行測研馬力強大之「海盜式（Corsair）」F4U。然後於一九四四年四月，林白以四十二歲之「高齡」，自願赴海外擔任技術顧問，要親身研究空中纏鬥作戰，並與僅有其年齡一半的小伙子飛行員們一起飛行。

到達夏威夷後，他立即參加作戰編隊飛行及拖靶射擊，他的射擊積分均高於平均水準，林白亦頗爲滿意。他飛往「中途島（Midway Atoll）」，與海軍陸戰隊飛行員討論戰技並參加演習任務。到五月初，林白又遠赴南太平洋，經「巴米拉（Palmyra）」、「菲納菲提（Funaufuti）」兩地，於五月八日下午，抵達「聖埃斯皮里度（Espiritu Santo）」，剛好碰上紐西蘭人爲「海盜式」F4U頻生震動問題而大傷腦筋，林白試飛好幾趟後，查出係「螺旋槳轉動不平衡」與「發動機點火故障」之併發症，後來陸戰隊飛行員們欲將「海盜式」轉換爲兼作俯衝轟炸機，於是林白忙了好一



拉機場，於一次頒獎典禮時，以講話隊形站列。

陣，幫他們弄好了適當的炸彈架，並計算出俯衝之角度等工作。

五月十九日，林白飛往索羅門群島的「瓜達康納爾島（Guadalcanal）」，並繼續飛往「綠色島（Green Island）」。在此林白首次真刀真槍的出任任務，於五月二十日隨同海軍陸戰隊第十四航空大隊（Marine Air Group 14）升空，出動「海盜式」，與格魯曼（Grumman）TBF復仇者式轟炸機、寇蒂斯（Curtiss）P-40戰鷹戰鬥機，以及貝爾（Bell）P-39空中眼鏡蛇各型機，並由洛克希德（Leckheed）P-38閃電式戰鬥機機群掩護，大隊人馬聯合空襲出擊「拉包爾（Rabaul）」，任務完畢後各單位各返航基地，「海盜式」負責掃射拉包爾及基地附近之「約克公爵島（Duke of York Island）」之建築，林白掃射十餘處茅舍及建築物，甚為滿意，在日記中寫道：「大部分槍彈都正中目標，只見碎片與灰塵滿天飛揚，但願他們都是士兵——沒有婦女，也沒有兒童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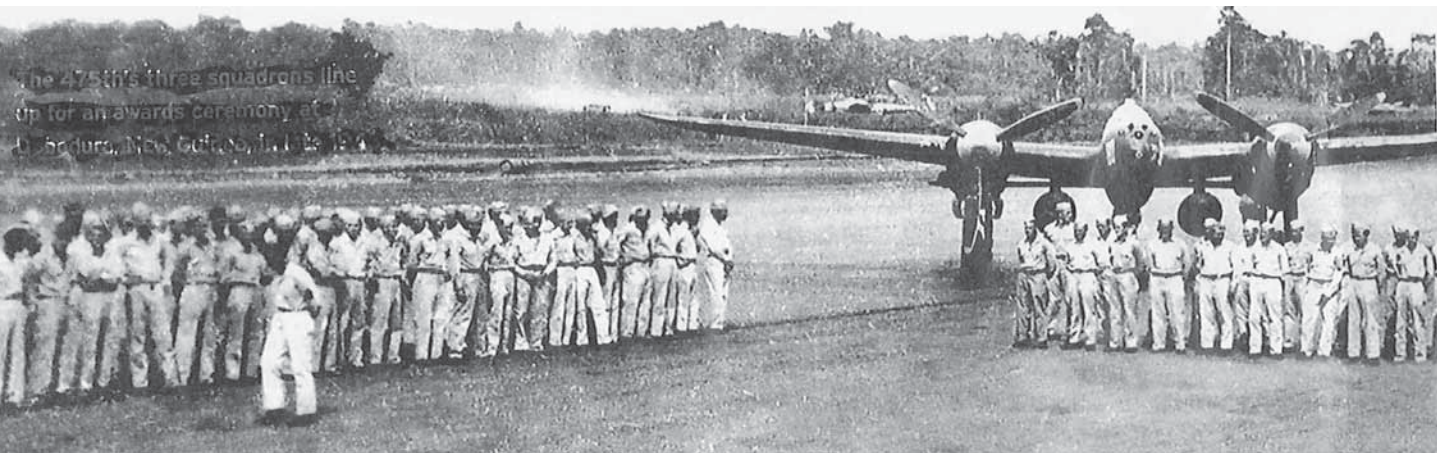
林白之戰鬥性頗強，使陸戰隊第十四航空大隊長卡爾森中校（Lt. Col. Roger Carlson）警覺到，就一名老百姓而言，他是不應參與實戰的，卡爾森顧慮的是，萬一林白被擊落，日本

敵軍會馬上把他給槍斃掉！但林白頗合邏輯地回答道：「反正他們也是要槍斃我們的」。因此，陸戰隊就讓他繼續飛下去，不過找個理由，說他開槍發砲乃是：「利用返航期間的目標練習射擊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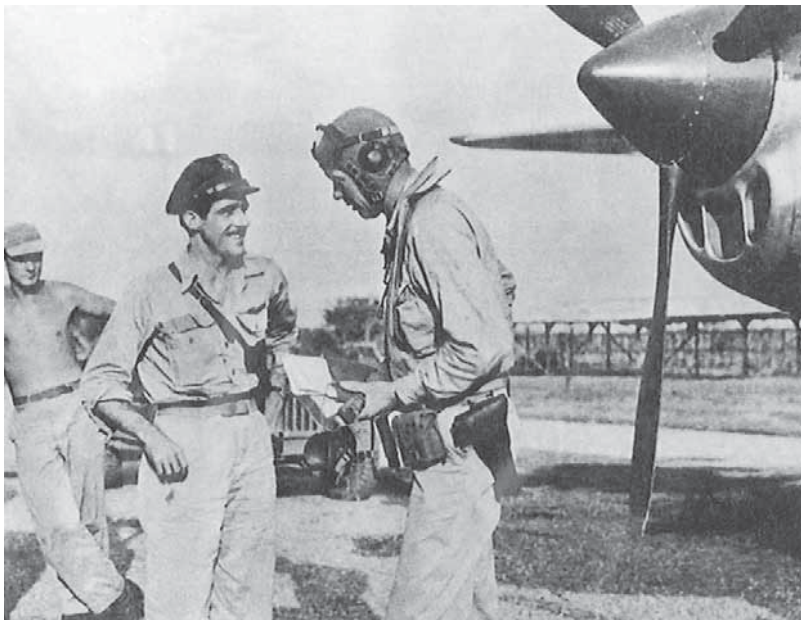
五月二十六日林白在「新愛爾蘭島（New Ireland Island）」執行炸射日本敵軍貨船及巡邏任務，登陸「丁灣島（Tingwan）」搜索並焚毀日本文件、儲油，與友善之土著交換補給品等物後返回基地。

林白於六月十四日搭乘海軍運輸機R5D離開「索羅門群島（Solomons）」，去到「新幾內亞（New Guinea）」，受到陸航同樣友好的接待。六月十六日他在「納札布（Natzab）」首次試飛潔白閃亮的洛克希德「閃電式（Lightning）」P-38雙發動機戰鬥機，在一小時的熟習飛行後，因煞車卡住差一點讓他把飛機斜衝出跑道。他在此曾試飛過多種機型，包括「諾斯諾普（Northrop）」的一架「黑寡婦（Black Widow）」P-61夜間戰鬥機後，於六月十六日飛回荷蘭迪亞（Hollandia）。

荷蘭迪亞乃「四七五戰鬥機大隊（475th Fighter Group）」駐地，亦即素有「閃電式」超級優越飛行員之



1943年底，475大隊之三個中隊在新幾內亞杜杜都



林白與馬魁爾少校（左）交談，馬少校不幸於1945年1月7日駕P-38墜機喪生。

家、傳奇英勇部隊之譽，包括大名鼎鼎之空中英雄：大隊長康納上校（Col. Charles Mac Donald），與馬魁爾少校（Maj Thomas Me Guire）等，截至日本軍閥潰敗時止，該大隊一共擊落日機五百五十二架，而自己亦以作戰陣亡及失蹤六十名，及其他意外損失十八名，共七十八名飛行員為代價。當時該大隊之主要敵人，即為

日本的「中島（Nakajima）」隼Ki-43及「三菱（Mitsubishi）」A6M，前者盟方呼之為「Oscar」，後者即為「Zero」（零式）。

林白之到來，頗令大隊長麥克唐納及其飛行員們吃驚，但很快他們便都接受他，當作是自己人，林白到達荷蘭迪亞後二十四小時，便參加首次作戰任務，由麥克唐納偕同馬魁爾史密斯少校（Maj. Meryl Smith）及林白，沿海岸至凱波士海灣（Kniboes Bay）作攻擊掃蕩任務。原希望遇見日軍飛機，但卻碰上相當準確的高砲，林白發覺「這太不

妙了」，於是全隊又去尋找日軍的貨船及帆船，結果真的發現了日軍船隊，在炸船中，林白等人的四挺五〇口徑機槍接連掃射，船隊立刻爆炸燃燒。

在初試「閃電式」之後，林白遂再度出了數次轟炸任務，該機可攜帶一千磅炸彈一枚，裝設定時十秒之引信，在一次空襲後，他在日記坦承「

我們的轟炸技術很菜」；第四七五大隊一再希望與敵機交手卻始終無太多機會，只好炸射永遠不斷出現的日軍平底貨船。但林白很高興這些炸射任務，已讓其隊員的命中率提升超過一般可接受的程度，甚至已達更高標準。

七月三日麥克唐納率十二架「閃電式」自「荷蘭迪亞」起飛，擔任一次B-24轟炸日軍「杰夫門」（Jefman）機場的高空掩護任務，由林白帶領一分隊四機，當十六架B-24投擲完要命的滿載彈藥之後，麥克唐納率隊橫向飛越至「圍礁島」（Waigeo）「狩獵貨船後回航，只有林白及其僚機滯留，最後，又獵掠射擊數趟，才打道回府；這時，僚機的燃料將罄，遂先在「奧威島」（Owi）」為僚機加油，返航落地後，林白尚餘兩百六十加侖油量，而僚機卻只剩二十加侖了，但兩人早上離場時油載量是完全相同的。

由於林白能節約耗油量，使飛行員們驚訝亦暗暗稱喜，原因是使用「阿里森（Allison）」引擎，高轉速（rpm）和「自動富油（auto-rich）」時，不知不覺中浪費了油量和航程距離。

「長途航行」曾是林白飛越大西



反對林白參與戰鬥的肯尼中將。

洋及巴黎時的看家本領，他在當技術顧問時，亦曾特別下功夫，為客機遠航研究過此一問題、成為其專長，故當夜他便召集了一個會議，向眾飛行員們講解，應如何操縱其引擎以「低轉速」，而非高轉速，且使用「自動貧油（auto-lean）」而非富油。次日，第四四三中隊即由「杰夫門」起飛作另一任務，事後林白特別紀錄說到，他們於一五一七時降落荷蘭迪亞，戰機在經過六小時又四十分鐘的飛行後，油箱內剩餘油量最低的，報稱尚餘一百六十加侖，令我深覺昨夜之講解尚有一點兒價值」。

七月初，令人頭痛的老問題，又浮上檯面，那就是林白的身分，是否即為冒充的、非戰鬥人員問題？因一名澳洲人問起，而引發了高層對他扮演角色的興趣，七月十日太平洋戰區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（Gen. Douglas MacArthur）到澳洲一趨，林白即於

七月十二日趕到布列斯班（Brisbane），立即晉見麥克阿瑟的空軍上司，美國「遠東空軍總司令肯萊中將（Lt. Gen. George L. Kenney, Far East Air Force Commander）」，肯萊毫

無通融地硬性規定：「林白不可作戰飛行，僅准許於受到攻擊時，有權自衛。」並稱他比較贊成，林白今後僅能在轟炸機中觀察作戰（後來林白日記中說：「我告訴他除非我能還手，否則我是不願被人射擊追殺的」）。

麥克阿瑟接待這位飛行員到很殷勤，尤其是聽說林白能延展P-38之作戰半徑達七百五十哩之多，這位老將竟呼之為，「假若確能實施的話：『可真是從天上送來的禮物』。於是，林白便返回新幾內亞，帶著似乎混合了幾分奉旨回來的意味。」

但林白尚不知，他在第四五七大隊的時間很快便將接近期滿，七月二十八日，他隨第四三三戰鬥中隊擔任一次稱為「藍色」三號（Blue 3）的任務，掃蕩「沃加考普半島（Vogelkop）」，飛經阿馬海（Amahai）起降場上空時，發現兩架日軍陸上攻擊機「三菱」Ki-57，盟軍呼之為「Sonia」，當時一架翻身逃逸，但「閃電機」群已跟緊了那第二架的Ki-51，那係日本「陸航第七十三獨

立飛行中隊」隊長島田二郎（Capt. Saburo Shinada）上尉所飛，他側轉回頭來，與林白頭對頭相向衝去，並率先向火力較強之P-38開槍（使用僅127mm口徑之機槍）。

當兩機越飛越近時，林白冷靜地瞄準Ki-51的引擎，連續發射，直到射中引擎，眼看Ki-51突然猛力上衝！顯係島田受傷太重反拉了駕駛桿，飛機隨即下墜，經過林白時，兩機近得可以清楚看見日機引擎的散熱片，而「閃電式」亦被墜機之亂流振動得搖晃不已，林白俯身一看，「Sonia」正進入螺旋滾轉俯衝墜落，只見一柱噴泉升起般，沒入了艾爾巴甫特（Elpaputh）的海灣中。

八月一日麥克唐納率林白等四架P-38機隊，遠至太平洋深處帕勞（Palau）島北方巡邏，忽遇一小型日軍飛機，即以機槍掃射，該機應聲而墜似一縷輕煙。接著又見日軍水上飛機兩架，麥克唐納獨中其一。起火。這時全靠天意，林白無意中向後一看，正好瞧見六點鐘方向高處，一架俯衝而來的「零式」機。

這時，林白高度太低，已無法俯衝脫離，他先推油門增轉速至三千轉，然後緩慢轉向，讓飛機的裝甲來保護自己。在這「永恆之片刻」，他想



日軍三菱Ki-51（99式俯衝轟炸機），盟軍稱為sonia，7月28日欲與林白對頭相撞者，即此同型機。

到了家中嬌妻和家人……日軍之「零式」越來越近，但等了半天機尾仍未受擊，反倒是，在這一口氣緩過來後，他又重獲高度，在接下的作戰中，便把日軍擊落了四架「閃電式」才整隊返航。

由於林白數次空對空瀕臨危機，肯尼將軍手下的「第五戰鬥機司令部」司令官沃史密斯准將（Brig. Gen.

Paul Wurtsmith, Chief of V Fighter Command），將麥克唐納停飛六十天。並非他不同情這位戰鬥機大隊長的處境，而是沃史密斯有意讓麥克唐納可藉停飛之便，休假返美，與其剛出生的兒子初次見面（麥克唐納返美後又回戰場，大戰結束時，已成為擊落敵機二十七架之空中英雄）。這期間林白又完成數次炸射任務，但就未作空中遭遇戰鬥了。

到八月十三日，肯尼將軍禁止林白再出任任何戰鬥任務之命令終於到達。肯尼後來曾寫道：「我很感謝他的所作所為，但就怕他會被敵人擊落」。林白簡要地向P-47中隊講解如何節省油量，並作了幾次試飛。在布列斯班與麥克阿瑟將軍、肯尼將軍及沃史密斯將軍做最後的會議，肯尼記得曾要求林白「回國後，只要大戰還在打，千算別告訴任何人，你曾參加過戰鬥」。然後林白便於八月十五日，搭乘「泛美航空公司」一架巨大的PB2Y-3R「卡羅納多號（Coronado）」飛船，飛返聖埃斯皮里度。

但其實林白並未立刻回美，反而前往「馬紹爾群島（Marshall Islands）」拜訪駐防「諾

伊（Roi）」，由佛利曼上校（Col. Calvin R. Freeman）率領之「海軍陸戰隊第三十一航空大隊（Marine Air Group 31）」。該大隊亦使用F4U-1D「海盜式」戰機，並同樣有戰機攻擊地面火力欠佳問題。

這時由於林白曾在三個月前，協助「所羅門群島」同一機型，改良炸彈架及俯衝投彈問題，如今，他亦將為增加「海盜式」炸彈酬載量之問題，而為「馬紹爾群島」防軍工作。

九月二日，他在第三十一大隊首次出任任務，共二十架「海盜式」戰機，攻擊「托若亞（Toros）島」，每機投下一千磅炸彈一枚，該戰鬥機以六十度角度由八千呎高空俯衝，至三千呎時投下機身唯一之炸彈。

大多數炸彈均落在目標區，並引起儲油大火。次日，林白卻示範給大夥兒瞧，他要攜載三枚一千磅炸彈起飛（當時為「海盜式」戰機從未載過之首航），然後一枚一枚地投向「烏及島（Wotje）」之日軍砲位。林白深知「海盜式」能攜載至多四千磅炸彈，於是他找到一位陸戰隊年輕的機械官，兩人商量設計出能攜載一枚三千磅炸彈的中線炸彈架。

九月八日林白在「烏及島」投下其第一枚兩千磅炸彈，證明加重載量

之可行性。九月十三日，他裝上一枚兩千磅炸彈，再加兩枚一千磅炸彈起飛，毫無困難，但炸射攻擊時，就無法如此完美了。因增加載重，改變了「海盜式」之重心調整特性，雖是如此，但他的炸彈仍正中一座砲塔，林白在日記中寫道：「即使有心去尋找，我也不可能選擇到更好的目標了。」第二天，他在最後一次炸彈改良會議後，便打道回國，並於九月十六日抵達美國。

在德國納粹崩潰後，林白以「海軍技術團（Navy Technical Mission）」一部份之名義赴歐，面對納粹奴工之恐怖，那就是「朵拉（Dora）集中營」，專門驅趕囚犯到「北豪生（Nordhausen）」中央火箭及噴射機工廠服苦役，直到工作至死！林白得結論是：所謂的納粹科技，是為「真理在沒有道德原則引導之下，納粹的科學家們，曾陪同共享必以死亡換來的果實」，提供了確證。

戰後，他雖仍保持在航空界活躍，甚至重獲其後備役美國空軍將級軍官之任命，但他已開始在科技、社會與自然世界之間，追求平衡的普世價值，並協助如同他曾任所羅門、新幾內亞所見過的貧困人民改善生活了。

查爾斯·林白逝世於一九七四年

，一個複雜而堅毅的人，他是飛行員、哲學家、政治和社會的行動主義者，也是批評家和自由鬥士。雖然他曾為一名無比致命的戰鬥機飛行員，但他從未喪失人性和尊嚴。即使在面對粗暴，和令人髮指的殘酷敵人時亦然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恐怕沒有更多飛行員，能自認其個人對盟軍空戰帶來更多更大的貢獻吧！

後記

我們讀完查爾斯·林白，如此複雜性格的事蹟後，內心應不無些許沉重和壓抑之感。當其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單飛越洋成功，突然躍上國際舞台，這個嶄新面孔的「林弟（Lindy）」，立刻成為全球媒體的超級明星，家喻戶曉的一名寵兒，不論他雲遊到何地，均被尊為上賓，熱烈歡迎款待。但為時不到五年，因其二十個月大的嬰兒小查爾斯，慘遭綁架並被撕票謀害後，他和妻子安妮（Anne Morrow Lindbergh）忍受媒體對社會名流黑暗面之嘲諷，社會大眾圍繞著此一謂之「世紀大案（Crime of the Century）」的渲染，終於逼著林白夫婦自我放逐避往歐洲。這期間這位頗受歡迎的航空家，曾數次訪德，考察德國之航空設備，甚至有機會去飛行德製之梅塞施密特（Messerschmitt）

Bf-109戰鬥機，並評稱：「再也沒有結構既簡單、而又有如此優秀性能的驅逐機了」。

一九三八年在柏林美國大使晚宴中，德空軍元帥戈林，以其對世界航空之貢獻，特頒贈他納粹勳章一座。

林白欣然接受勳章，以及隨後他一連串反戰「美國優先」等運動，著實令林白成為「親納粹（Pro-Nazi）」分子之傳言，甚囂塵上。尤其當林白自己「親孤立主義（Pro-isolationist）」之演說和論述發表後，更已成為不爭之事實，雖然被有些人解釋僅係一種「反對猶太（Anti-Semitic）」主張，但已於事無補。結果，終究導致這位飛行員與羅斯福總統，在一次極為公開的場合發生口水戰，總統後來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的演說中，乾脆直指林白是「失敗主義者兼姑息家（Defeatist and Appeaser）」。三天後，林白辭掉其美軍後備役軍官之任命，另謀進入戰爭之路。

這就是大多數世人熟知的林白——志意堅強、極具爭議性、難予理解，謎一樣的「孤鷹（Lone Eagle）」——我們在此亦不得不承認，凡人立身處世，無論事功偉業、成就多大，仍需謹言慎行。這應是洞悉林白一生，毀譽參半所遺留之一點教訓。